



论巴贝夫主义

[苏] 维·姆·达林 等著



商 务 印 书 馆



论巴贝夫主义

〔苏〕维·姆·达林等著

陈林谷鸣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论巴贝夫主义

〔苏〕维·姆·达林等著

陈林谷 鸣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香河安平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3017·329

1983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14 千

印数: 7,200册

印张 9 1/8

定价: 1.15元

译者前言

格拉古·巴贝夫是法国十八世纪卓越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思想家，也是一个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奋斗了一生、最后献出自己生命的杰出的革命家。

巴贝夫不仅继承了被恩格斯称之为法国十八世纪“直接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摩莱里和马布利的学说，而且还在历史上第一次把这种理论同法国大革命时期如火如荼的人民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同乡村中广大贫农和城市手工业工人的“生存权利”结合起来，使空想共产主义从虚无缥缈的云雾中降落到现实基础上来，变成了一种有血有肉的革命理论。

在如何实现共产主义这个重要问题上，巴贝夫也与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截然不同，他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教育 and 理性的发展上，而是企图通过人数不多、处于地下和经过考验的一些战士的密谋，用暴力来推翻现存制度和建立财产公有制。此外，他还总结了法国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被推翻的阶级敌人绝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一定会进行反抗和复辟活动，因而对他们“必须用铁腕来镇压”。巴贝夫正是在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这样清醒估计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旗帜鲜明的劳动人民革命专政的思想。

巴贝夫的空想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独树一帜的新流派，它对于启发法国正在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作出了宝贵的贡献。1797年5月26日，巴贝夫壮烈牺牲在热月政变派的屠刀下，临刑前他写信给他的妻子说：“请给我的母亲和姐姐

60236

写信吧！告诉他们我是怎样死的，并努力使这些善良的人们明白，这样的死是光荣的，根本不是可耻的。”但是，巴贝夫的思想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消灭。相反的，经过他的忠实战友邦纳罗蒂的发展和传播，在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中，他的理论遗产变成了一股席卷法国和欧洲的强大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曾给予巴贝夫的思想以很高的评价，他们写道：“1789年在Cercle social [社会小组]中开始、中途以勒克莱尔克和卢为主要代表、最后以巴贝夫密谋的失败而暂时遭到失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1830年革命以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贝夫的友人邦纳罗蒂所倡导。这种思想经过彻底的研讨，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①

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由于巴贝夫还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因此，巴贝夫的共产主义依然“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②，它还不能够脱离空想的轨道而发展为科学。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西方史学界就陆续出版了一些研究巴贝夫的学术专著。十月革命后，苏联对于研究巴贝夫著作尤为重视。1927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学院举办了“法国大革命史展览会”，其中有一个厅专门展出了有关巴贝夫生平活动的资料三百件。1927—28年冬，该院不惜重金，几经辗转，又陆续从法国藏书家手中收购了大批巴贝夫的私人档案，总数达到了八百五十八份之多。与此同时，苏联《历史问题》和《近现代史》等杂志上也经常发表一些著名史学家和巴贝夫问题专家研究巴贝夫生平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52页。

②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4页。

说的长篇论文,从各个方面来阐述巴贝夫和巴贝夫主义。1975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巴贝夫全集》,其中收集了巴贝夫已经发表的和新发现的一些手稿,这样就为深入研究巴贝夫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我国史学界和学术界对于研究巴贝夫和“平等派运动”的工作还刚刚开始。迄今为止,我国只有商务印书馆在六十年代初期翻译出版了薄薄一本《巴贝夫文选》,其数量只占巴贝夫著作中很少一部分。至于巴贝夫本人的主要著作,以及被人们视为巴贝夫主义的核心作品,即邦纳罗蒂的《为平等而密谋》,尚迟迟未见问世。为了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我们特从苏联有关杂志和一些专著上,选译了几篇能够介绍巴贝夫主要思想脉络和说明巴贝夫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的文章,汇编成册出版,以飨读者。

谷 鸣

1981年12月

目 录

大革命前巴贝夫的社会思想

.....维·姆·达林 陈 林译(3)

巴贝夫主义在社会思想史上的地位

.....维·彼·沃尔金 陈 林译(37)

十九世纪初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史纲要

.....阿·鲁·约安尼相 谷 鸣译(45)

从平均主义到共产主义

.....阿·鲁·约安尼相 谷 鸣译(64)

巴贝夫、巴贝夫主义和“为平等而密谋”

.....阿·索布尔 陈 林译(159)

关于创建巴贝夫档案资料的历史

.....奥·克·谢涅京娜 陈 林译(181)

1789至1790年间的巴贝夫与马拉

.....维·姆·达林 陈 林译(195)

1790至1794年间的巴贝夫

.....维·姆·达林 陈 林译(219)

1794至1795年间的巴贝夫

.....维·姆·达林 陈 林译(252)

大革命前巴贝夫的社会思想

(为纪念巴贝夫诞辰二百周年而作)

维·姆·达林 (陈 林译)

1960年11月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为平等”运动的最著名的革命家、组织者和鼓舞者——弗朗斯瓦·诺埃尔-格拉古·巴贝夫诞辰二百周年。

不能够说巴贝夫的活动和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运动，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更不必说在1828年发表的并且至今仍然不失是珍贵的文献资料的邦纳罗蒂的著名的作品了。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开始出现了专门研究巴贝夫的学术著作。1850年，出现了保守作家艾·弗勒里^①怀着极端敌视社会主义的情绪所写的关于巴贝夫的第一部传记。1865年，出版了“毕卡迪古代社会”成员艾·柯埃^②的篇幅不大的著作《巴贝夫在鲁耶城》，其中初次收集了巴贝夫革命活动早期的材料。但是，无论弗勒里，无论柯埃，都没有看过巴贝夫私人的丰富档案资料，这一档案资料近乎奇迹般地得到保全，并且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落到了藏书家和收藏家波什-德罗什的手里。维·阿得维尔^③是头一个利用这种档案资料的研究者。

阿得维尔在他的于1884年发表的两卷集著作中(尽管只印了三百份)，公布了巴贝夫于1786至1788年间与阿腊斯科学院的秘

① 艾·弗勒里：《巴贝夫传记》，革命论丛，拉昂，1850年。

② 艾·柯埃：《巴贝夫在鲁耶城》，佩罗纳1865年版；艾·科埃：《鲁耶城的历史》，第1、第2卷，佩罗纳1880年版。

③ 维·阿得维尔：《格拉古·巴贝夫和巴贝夫主义的历史。根据许多未发表过的文件写的》，第1—2卷，巴黎1884年版。

书杜布瓦·德·福赛的往来书信和巴贝夫在旺多姆法庭上的辩护词(根据保存的手稿),并且利用了巴贝夫与其家人的往来书信等等。但是,由于维·阿得维尔既不熟悉法国革命史,又不熟悉社会主义史,因而不能对这一部分档案资料加以充分的利用。波什-德罗什死后,巴贝夫的档案资料转到了其他一些人的手里,因而在以后的研究者中谁也没有利用这些资料。

A. 艾斯皮纳斯于1898年公布的巴贝夫致立法会议的未来成员天主教神甫库帕的信件,是对维·阿得维尔出版的文献的重要补充。这封信从根本上加深了我们对巴贝夫在革命的头几年中的社会思想以及他对《土地法令》^①的态度的认识。Ж. 饶勒斯负责编辑的《社会主义史》^②的第五卷的作者加·德维尔利用了各省档案馆收藏的某些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论述巴贝夫的作者之中,没有一个人吸收过任何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例如,阿·托马只限于对早期公布的材料作一番新的注释。阿·帕图专门用来探讨巴贝夫的敌人在1793年为反对巴贝夫而制造的所谓“伪造案”的一本篇幅不大的带有倾向性的学术著作,^③是唯一的例外。

十月革命之后,研究巴贝夫的生平和巴贝夫主义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早在1922年,维·彼·沃尔金在一篇出色的论文《巴贝夫主义的思想遗产》^④中,与所有先前的研究者不同,把注意力放在关于巴贝夫和巴贝夫主义者对革命专政学说的发展所作的贡献的问题上。维·彼·沃尔金从这个角度上多次地评价了巴

① A. 艾斯皮纳斯:《十八世纪的社会哲学和革命》,巴黎,1898年版。

② 加·德维尔:《热月与督政府》,S. I. 1904年版;加·德维尔:《未发表过的巴贝夫关于他自己的笔》,载《法国革命》杂志1905年,第49卷,第37—44页。

③ 阿·帕图:《格拉古·巴贝夫的伪造案》,圣居康坦,1913年版。

④ 见维·彼·沃尔金《巴贝夫主义的思想遗产》,《社会主义史纲》,莫斯科—彼得堡1923年版。

贝夫在共产主义思想^①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

从事研究巴贝夫的生平和“为平等而密谋”的运动史的还有苏联其他历史学家,其中包括K. Л. 多勃拉留勃斯基和 Л. Л. 谢果列夫。他们利用了苏联藏书库中^②稀有的关于巴贝夫的出版物。192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学院顺利地买到了巴贝夫的档案资料,因而这些珍贵的搜集品从那时以后就保存在莫斯科。

对于法国革命社会史和共产主义思想史的兴趣的增加,结果在法国二十至四十年代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巴贝夫的新的学术著作。其中最有意义的是莫·多芒热的著作,尤其是他出版的附有内容丰富的详细注释以及重要生平叙述^③的《巴贝夫选集》。亚·马迪厄在他的《热月反动》和《督政府》^④两书中,用了几章的篇幅阐述巴贝夫。但是,热情充沛的忠实的罗伯斯比尔主义者马迪厄,不能理解罗伯斯比尔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并且对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意义持否定态度,因为他从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思想中“看到的是同巴贝夫的真正政治^⑤关系不大的某种完

① 维·彼·沃尔金:《从巴贝夫到马克思》,《社会主义史纲》,莫斯科—列宁格勒1935年版;维·彼·沃尔金:《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同上书;维·彼·沃尔金:《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部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版;维·彼·沃尔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莫斯科1958年版;还可以参看他为邦纳罗蒂《“平等派”运动和他们的社会思想》(Ф. 邦纳罗蒂:《为平等而密谋》,通称巴贝夫的密谋,第1、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年版)所写的序言;还可以参看他为《苏联大百科全书》第4卷写的关于巴贝夫的条目。

② K. Л. 多勃拉留勃斯基:《格拉古·巴贝夫和热月反动》,敖得萨大学历史系著作汇编,第2卷,1947年版;多勃拉留勃斯基:《热月》,敖得萨1949年版;Л. Л. 谢果列夫:《巴贝夫的密谋》,列宁格勒1927年版;谢果列夫:《格拉古·巴贝夫》,莫斯科1933年版;还可以参看《第一次全苏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会议报告汇编》,第2卷,莫斯科1930年版。

③ 莫·多芒热:《巴贝夫和平等派的密谋》,巴黎1922年版;莫·多芒热收集、注释并作有绪论和评述要点的《巴贝夫选集》,巴黎1935年版;热·韦拉尔和克·韦拉尔合编并加了序言、评论和附注的《巴贝夫文选》,巴黎1950年版。

④ 亚·马迪厄:《热月反动》,巴黎1929年版;亚·马迪厄:《督政府》1934年版。

⑤ 亚·马迪厄:《督政府》,第164页。

全次要的东西”。

乔·勒费弗尔对巴贝夫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发表了在研究外省档案馆的新的文献资料基础上写成的非常有价值的论文，并在第九次国际史学界会议上作了论巴贝夫的专题报告^①。然而，勒费弗尔所说的有关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思想起源的某些观点是有争议的。

按时间顺序说，资产阶级史学家热·瓦尔特的著作^②是在法国出版的最近一部论述巴贝夫的专著。尽管作者自以为是对地声称，他的著作对所有以往的学术著作作了批评性的结论，但他的著作仍然是明显的“急就篇”。瓦尔特所用的新的文献资料的范围是很有限的：他所懂得的——而且懂得很粗浅——只是巴黎国家档案馆所保存的某些案卷。书中有许多实质性的错误，写得极肤浅，并且由于作者千方百计地贬低巴贝夫的作用和意义，因而书中带有明显的偏见。

在战后年代里，研究工作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研究邦纳罗蒂的活动。不过，意大利历史学家亚·加朗特-加隆纳和A.塞塔的著作不仅对于研究巴贝夫的生平有意义，尤其对于比较分析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的观点有意义。^③

尽管在研究巴贝夫的生平和巴贝夫主义运动史的工作中，历史科学上取得了这些无可争辩的成就，但应该承认，巴贝夫的真正科学的传记的创建任务至今仍未解决。现在正在继续公布档案馆

① 乔·勒费弗尔：《涉及巴贝夫的一个问题》，载于《法国革命论丛》，巴黎1954年；勒费弗尔：《巴贝夫共产主义的起源》，载于同上书；还可以参考J.多特里：《乔治·勒费弗尔与巴贝夫主义》，载于《法国革命史分析》，1960年，第47—56页。

② 热·瓦尔特：《1760至1797年的巴贝夫和平等派的密谋》，巴黎，1937年版。

③ 亚·加朗特-加隆纳：《邦纳罗蒂和巴贝夫》，都灵1948年版；A.塞塔：《菲利浦·邦纳罗蒂》，第1、2卷，罗马1950—1954年版。

的资料，^①大量的资料还没有发掘出来。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仔细研究巴贝夫的异常丰富的私人档案资料，从中弄清楚了这里不仅保存有对于研究巴贝夫的革命活动、而且对于研究他的理论观点的重要的文献资料。在巴贝夫的生平中，尤其是在他早年时期的生平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有争议的问题。下面我们试图阐述其中一个问题。

* * *

关于巴贝夫的共产主义观点的来源问题，是巴贝夫生平中迄今为止最不清楚的关键问题之一。在革命前和革命初期，巴贝夫是不是一个对共产主义抱有非常模糊不清的同情心的平均主义者呢？是否如苏联的巴贝夫传记作者П. П. 谢果列夫认为的那样，只是在革命经验和热月反动的条件下，才在巴贝夫的社会观点中发生了转变呢？是否如亚尔培·马迪厄认为的那样：在巴贝夫的世界观中，共产主义一般只占着次要的地位呢？是否如某些现代的邦纳罗蒂的传记作家有意认为的那样：巴贝夫的共产主义观点是否是在邦纳罗蒂的影响之下才形成起来的呢？是否应该认为正是巴贝夫才是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呢？相反，如果象乔·勒费弗尔和莫·多芒热认为的那样：巴贝夫的共产主义观点的形成不是依赖于邦纳罗蒂，而是早在1795年之前就已形成，那么能否同意乔·勒费弗尔的看法，即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根源存在于毕卡迪省的“公社传统”中。^②

只有在首先仔细分析巴贝夫本人的所有主张之后，或许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维·阿得维尔公布的巴贝夫与杜布

① 例如参看《巴贝夫的未发表的著作》，载于《法国革命史分析》，1958年第151期；G. 布尔仁：《巴贝夫的一些未发表的著作》，载于《法国革命史分析》，1959年第156、157期。

② 《巴贝夫选集》，第九至第十篇。

瓦·德·福赛的通信,^①是研究革命之前巴贝夫的社会观点的唯一的、非常珍贵的资料。

大土地所有者,阿腊斯科学院的常任秘书斐迪南·杜布瓦·德·福赛(1742—1817年),后来做过阿腊斯市的市长和加来海峡省的首席执政,他是巴贝夫在毕卡迪的小城鲁耶作 为一位恭顺的档案保管员——封建土地法顾问时所遇到的最杰出的人士之一。巴贝夫与杜布瓦·德·福赛的通信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信中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有历史意义的。巴贝夫从来没有忘记,他通过杜布瓦·德·福赛才得以同开明的、自由主义的、然而毕竟是封建的“贵族”打交道。他于1786年6月写道:“您是贵族,而您的祖先给您留下了相当大的一笔财产。”^②巴贝夫在自己的信中表现出自己完全正确的谨慎的态度。他强调指出:“您知道,在不得不提防的那些人面前,我们既不能用必要的语言来谈论最有意义的问题,又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③因此,通信不能对巴贝夫的真正的观点提供准确的观念。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自制力对于巴贝夫来说还是失去了效用,分享他秘藏在心中的思想的愿望(可能是最初时候的),使他失去了谨慎小心的态度。在他的一些书信中,有时闪耀着真实的思想光辉,鲜明地表现出了巴贝夫的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

阿得维尔公布的书信是不完全的。在往来的书信中,巴贝夫的信是二十八封,而杜布瓦·德·福赛写给他的信是六十一封。从这种比较关系中可以看出,阿得维尔没有掌握巴贝夫的全部信件。杜布瓦的信阿得维尔是照原本出版的,而巴贝夫的回信则是照巴贝夫习惯于写在杜布瓦的信纸背面的草稿出版的。在对阿得维尔

① 维·阿得维尔:《格拉古·巴贝夫的历史》,第2卷。

②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中央档案馆,第223类,第654案卷,第9页。

③ 同上案卷,第35页。

所掌握的信件最后进行编辑时,看来没有把原文誊写清楚。只是不久之前在杜布瓦·德·福赛的城堡里,巴贝夫的信件才最后被整理出来。现在,法国正准备完整地、科学地出版通信集。

不久之前,在莫斯科的档案馆里找到的巴贝夫给杜布瓦1786年6月1日来信的回信,^①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份非常具体的、整个是说明最尖锐的社会问题的文献资料,是巴贝夫的文学遗产中最珍贵的资料之一。它勇敢地批评了存在于法国的社会关系,因而大大增加了我们对革命之前巴贝夫的社会观点的认识。或许,正是这种勇敢和坦率态度使得巴贝夫拒绝了把这样措词的回信寄出去。1786年6月22日,他寄出了另一封涉及那些同样问题的信(它收藏在杜布瓦的档案资料里),^②不过它是用很有分寸和谨慎的语气表述的。对这两份原信加以比较,具体地表明了巴贝夫使自己的信件受到怎样严格的自我检查。对这封被认为是与其它来往信件有联系的信的分析,使得有可能比以往更加明显而清晰地来彻底研究巴贝夫的共产主义观点在其最初形成时期的根源。^③

* * *

1785年4月,阿腊斯科学院宣布了征文竞赛启事,巴贝夫于11月份拿出他的回忆录:《在阿图瓦重分农场和地产是否有益?如果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那么在重分中又应遵循什么界

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中央档案馆,第223类,第654案卷,收藏的信显然是由阿得维尔制作的复印本。

② 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研究所所长M. 列纳尔教授,把收藏在杜布瓦·德·福赛城堡里的巴贝夫的信件原文热情地通知我们。

③ 顺便说说,1786年6月的信件和其他一些保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档案馆的笔记,使得我们可以纠正阿得维尔的一个错误:他认为巴贝夫寄去参加阿腊斯科学院宣布的竞赛的关于旅行《回忆录》,是开始进行通信的理由。现在查明,阿得维尔公布的《回忆录》不是第一封信,而是第二封信,并且只是在第一封信过去之后一年才寄出去的。阿得维尔关于这一点完全没有提及。

限?》^①参加竞赛。这个关于平分农场的极其尖锐而重要的题目，不只是引起巴贝夫对它的注意。杰利戈尔格律师寄去参加竞赛的文章，是答辩论文之一，英国经济学家阿图罗·袁格认为这篇文章最清晰、最准确地表述了大产业和大土地所有制的维护者的观点，他本人也完全赞同这些观点。袁格写道：“不可能比《百科全书》中阐述的关于大农场和富裕农场主的意见更加正确和更加合理的了，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谁也没有比杰利戈尔格阐述得更好。”^②这些否定把农场分割开来有好处的观点，明显地表达了资本主兼企业家的思想，表达了“英国”经营农业的制度和扶植大农场主的思想。

巴贝夫开始和杰利戈尔格的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他感到愤怒的是，科学院在审查重分农场的反对派杰利戈尔格的回忆录和这一措施的拥护者杰勒斯特尔·杜·特拉热的回忆录时，对双方的著作都表示赞成，而不管双方作者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1786年6月信件开始与杰利戈尔格论战。这封信是巴贝夫的一份独特的纲领，是他的原则性的宣言。农场集中的问题是十八世纪后三十年间对毕卡迪省农民最紧迫的难题之一，而巴贝夫是以大农场主的最坚决的反对者的身份发表意见的。

巴贝夫在断定农场的集中程度愈来愈大时，从中看到了对农民的最严重的威胁，以及甚至对这些农场主所雇佣的农业工人的最严重的威胁：“既然在一个教区里，三个或四个大土地所有者在

^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中央档案，第223类，78B IX，收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档案馆里的关于这次征文竞赛的笔记看来是阿得维尔作的，至少是那只从1786年巴贝夫的6月信件上制作复制品的手作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见到回忆录的原文。

^② 阿·袁格：《法国旅行》，巴黎1931年版，第747页；杰利戈尔格的回忆录出版于1786年，书名为《关于这个问题的回忆，在阿图瓦重分农场和地产是否有益？1786年4月26日在阿朗斯科学院得奖的作品》。巴贝夫多次请杜布瓦把这部著作寄给他，而他第一次了解它的内容只是根据科学院的会议报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中央档案馆，第223类，14B VI；维·阿得维尔：《格拉古·巴贝夫传》，第50页。

不多数量的雇佣劳动者帮助下经营全部土地，他们就能对付得了。因此可以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其他的居民就不能在农业中为自己找到更多的位置，即使他们不是打算为自己劳动。所以他们不得不转向工业。”^① 富裕农民作用的加大，特殊“垄断”的建立，引起了巴贝夫的担忧。大牧场的租赁只对“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开放，而保存这样的农场“就为人数极少的阶级创立了一种经营农业的专利权。这就会造成财产上的更大的悬殊。大农场主将耽心丰收，为了能够支付自己的租金，他们开始做粮食生意，并且在自己的土地上尽量少占用雇工人数，减少他们（指雇工。——作者）的工资，只要这样做可能的话，一直把它减到零。那时，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将变成什么样子呢？从童年起似乎被认为是生来就从事农业劳动的……当我想起这种不公正做法所造成的非常不幸和不可避免的后果时，我就浑身哆嗦。”^②

与此同时，巴贝夫证明说，绝大多数农场主根本不想去改善耕作土地的方法。他指出：“一些农场主发迹起来。但是，这种发迹是由于迅速的成功所致，而不是由于经营者的能力所致；就大多数情况来说，这种发迹是粮食竞争和在农场劳动的短工贫困化的结果。”^③ 一般说来，大土地所有者喜欢让那些最不关心改善土地耕作方法的人做农场主。“这是最放肆、最狡黠、最滑头、在比赛中最无礼貌的一些人，是一些在交换和经营陈腐的商品中最不老实的人，是集市上和下等酒馆里的最荒淫无耻的常客。在城市里，这是一些阴谋家，在乡村中，这是一些最狡猾的骗子手；他们沾染了市民的全部恶习，而又丧失了他们的美德。”^④ 巴贝夫对于农场主们

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中央档案馆，第223类，第654案卷，第2页。

② 同上案卷，第11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案卷，第10页。

的这种少有的敌对态度，只有在毕卡迪农村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才能解释清楚。他在反映乡村贫民的深刻不满时指责农场主说，他们锁上自己的谷仓，等待提高粮价，根本不关心短工和所有那些帮助收获的人有没有得到足够的粮食的保障。

巴贝夫从这些考虑出发，成了平分和分散大农场的最坚决的拥护者。但是，最有意思的是：巴贝夫在1786年却坚决表示反对无止境的把农场分成小块，反对它们的“分散”。“分散并不等于破坏。在我看来，每次当分散过分，也就是每次当农场分成为微不足道的小块土地时，分散就成了害多利少的事了。”^①

杰利戈尔格和袁格所遵循的那些设想，证明了大农业的优越性，对于巴贝夫来说也不是完全陌生的。他清楚地看到——而且在他与杜布瓦的通信中常常表示了这个意思——在全法国，特别是在他的故乡毕卡迪省，农作物的生产水平是非常之低的。最典型的是，巴贝夫还是休耕地的反对者，即反对农业的三区轮作制以及与此相联的保留休闲地的制度。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注意到在巴贝夫于1787年向阿腊斯科学院建议进行竞赛的题目中，还有这样的题目：“每年习惯上把三分之一的上等地或者最适宜于耕作的土地留作休耕地是不是一种错误？如果肯定地回答这一点，那么理论上就可以断定：1) 消灭这种习惯所带来的好处，并算出耕种土地的其他方式增加的开支；2) 便于所有耕种者采用这些新的方式的最有利的措施。”^② 巴贝夫在承认近几年来农业经营方法有某种改善时仍强调指出，还必须做很多的事情。农民很少并且也不愿意仿效先进的范例。“即使在那些同样的一些县里，在

① 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中央档案馆，第223类，第654案卷，第3页。

② 维·阿得维尔：《格拉古·巴贝夫传》，第11页。巴贝夫还在给杜布瓦的其他信(1787年5月23日)中谈到他对休耕制所持的否定态度。同上书，第155页。乔·勒费弗尔：《巴贝夫的共产主义的起源》，载《法国革命论丛》，第307页。